追求更有意義的多角化

余素

副刊原係「報餘」，以生活的「趣」作爲內容的主調，早期的報紙，大體是如此的。到了民國五十年左右，「報餘」所擔負的功能方逐漸由消極轉向積極，各報副刊紛自生活的樂趣中，提昇加重文學的品味，而改變了報之餘的傳統，在社會大衆的日常生活中，樹立起比較引人重視的新風貌。

副刊之重視文學，對於我國現代文學的傳承，與乎生根茁長，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動力。今天，我們能熟知的許多現代文學創作與評論的健將們，可以說多多少少與各報副刊有相當的淵源，也正由於副刊可以跟隨報紙的傳佈力量而深入各階層，也才使得最近這廿幾年現代文學運動，能獲致較爲廣泛的認知和支持。副刊在這一方面的貢獻，是不容我們抹殺或忽視的。

而在最近的三、五年間，受經濟成長及社會繁榮影響，一般讀者對副刊的需求也發生了極大的轉變，以致使副刊又到了一個不得不改變體質，發揮新功能的階段，亦卽必須再覓求新的發展方向，必須覓求新的突破。

於是乎多角化的風格產生了。而引領此一轉變的，理應歸于主持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務的高信疆，把報紙副刊的領域從生活的、文藝的，擴展到社會的現實，允以信疆爲第一人。接著，去年開始承編聯合報

副刊的瘂弦也邁步跟進了，兩大副刊現在正以凌厲的聲勢作「友善的競爭」（瘂弦語），相信由於他們的驤騰襞力，必將爲社會帶來某種程度的衝擊，而其他各報副刊內容也勢將因應今後社會的需要而慢慢會跟隨朝向多角化發展。

當然，多角化代表副刊的進步，使副刊由單一功能走向多元功能，使副刊由生活趣味的追求邁向較高層次的智識領域的探索，由單眼趨向複眼，擴大了展現人生的廣角，也關心到更多人的需要，自與初期的「報餘」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在這次的副刊多角化運動過程中，我認爲有兩個問題必須寄予高度的注意，才能使其多角化更具意義。

第一，務必要避免塑造出新的高格調象牙塔。副刊的多角化轉變，固係主編人的創意造型，但主要還是因應社會的客觀需求。一方面自須教育讀者引領讀者提昇讀者，另方面亦須顧慮讀者的接受程度與接受需求，如果一味的刊用「高單位」的專精關冷的素材或文字，則必「高則高矣，高乎九天外」，而自成一新的象牙塔，討好了零零寥寥的少數精博之士，却一點也引不起大多數人的關懷和共鳴，這就與副刊應具的功能相悖了，畢竟副刊與專業性學報是不相同的，它需要面對更開曠廣袤的社會層面。

第二，啓導穩健積極的社會價值觀念。當副刊逐漸在轉型發展之際，社會所投射的需求，及其對社會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自與「報餘」時代迥不相同。當其尚係茶餘飯後的話資時，除激發一些生活的趣味外，不會造成任何潛沉的作用，但是在今天許多人已將副刊作爲一個智識的園地，一個博議正論的場所，每一文字每一作法都可以在社會上引起若干程度的擴散作用，招致不同階層的追摹倣效，因此，在副刊多角化發展時，掌其舵的主編人實有責任去立意創造或者揚升較爲穩健而積極的社會價值觀，惟其如此，則這種多角化發展才是有意義的。譬如最近比較熱門的「座談」或「會談」的副刊新內涵，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我們並不避諱暢論高度經院的專精課題，但是我們關心它究竟涵蓋多少人間最需要的平實，以及究竟有多少需要辯正的詖辭；我們也並不避諱讓博士與明星、聲樂家與女歌手、教授與節目主持人平起平坐對談肅正，但是我們關心的是這種作法，能啓發我們

多少思想，能增益多少進步，我們更關心，會不會因此使「學問」附麗於「風尚熱門」，使許多人繆以爲踏實的才學可以新聞的虛名來取代，而嚴重破壞社會的健康的價值觀。

這兩個問題都是很現實的問題，也是欲使副刊之多角化能够不紊亂而又能更富于意義的重要課題，希望它們能成爲這次副刊轉型過程中的一個思考。

談談報紙的副刊

曾祥鐸

在民國以來的中國新聞史上，報紙的副刊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所謂特殊，是指介紹新文化新思想而言。在民國初年，具有代表性的北平各報副刊，在介紹新思潮，批評舊社會、倡導新風氣方面，都有相當程度的貢獻。從某一方面來說，當時的言論尺度還相當寬。這主要是因爲那時候的中國，大部份地區都受北洋軍閥所統治，而那些北洋軍閥的文化程度大部份都相當低，他們只管「槍」和「錢」，至於思想文化問題，他們認爲那都是「教書先生」們的事，只要你不直接寫文章批評他，他是不太過問的。所以，在「五四」運動之後，在北洋軍閥控制下的中國，反而能展開影響相當深遠的新文化運動，而在這一運動中，一些報紙副刊曾經扮演過相當重要的角色。

當時的報紙副刊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在文學界和思想界。在文學方面，這些副刊經常介紹一些外國的作家、作品與新的文學理論，同時也爲本國的新文學作家們提供發表園地。在思想方面，一些外洋的新